

關於極樂世界 及 邊地的時間問題

— 念 生 —

華嚴經寫着娑婆一劫爲極樂一晝夜，極樂一劫，爲袈裟幢一晝夜。然則自初祖遠公，生到極樂，算至今日，在極樂世界，不過片時。十六觀經寫着上品中生，經宿花開，以下遲遲至下品下生十二大劫花開。由這一點來推論，凡是遠公以後生在上品中生以下的人，至今尚未見佛。可是傳記所載，往生之後，有神通出現的，不一而足，那些人不見得都是上品上生，若是花既未開，佛尚未見，怎會能有神通示現呢？我對這個問題，有兩個解釋，第一個是直接感覺，第二個是延促自在。每個世界的時間不同，既不以日月爲準，也沒有計時之器，只是憑着直接的感覺。極樂世界的人，感覺一天的時間，同於娑婆的一切，上品中生的人，感覺經宿花開，乃至下品下生的人，感覺十二大劫花開，都不與其他世界，按照一定的差數計算。這個道理，在法華經看出一點苗頭，日月燈明佛說法華經，「六十小劫，不起於座，時會聽者，亦坐一處，六十小劫，身心不動，聽佛所說，謂如食頃。」（卷一）地湧菩薩「從初湧出以諸菩薩種種讚法而讚於佛，如是時間，經五十小劫，是時釋迦牟尼佛默然而坐，及諸四衆，亦皆默然五十小劫，佛神力故，令諸大衆，謂如半日。」（卷五）這兩段文字是相同的，在日月燈明佛時代，真正經過六十小劫，而聽衆感覺，有如食頃，是可能的。在釋迦法華會上，就凡情而論，不應有五十小劫，只能解釋爲有五十小劫的感覺而實際只是半日。文句注云：「解者即短而長，謂五十小劫，惑者即長而短，謂如半日。」要解注云：「聖人神智方便法門，能延一日以爲一劫，能促一劫以爲一日，蓋道無遷變，情有頃久，猶如夢人，不移一時而夢歷多歲，則頃久之情，初無定也。故聖人對機示現延促而本無延促，所言菩薩讚佛經劫，則於促示延耳，又令大衆謂如半日，則於延現促耳。所以然者，將欲顯發宣示諸佛智慧自在神通之力，使忘延促之情而深證實相故也。華嚴云：一念普觀無量劫，無去無來亦無住，如是了知三世事，超諸十方成十力，夫能一念普觀，無去來住，則了斯延促皆方便耳。」照這樣說，五十小劫，只是感覺，半日也只是感覺，關於延促方便的道理，在經中後文又有「釋迦牟尼佛及寶樹下諸佛現神力時，滿百千歲，然

後還攝舌相。」（卷六）這也可見說法華的時間，並不拘於此土的時間。文句要解的注說，似乎也可適用各各世界，時間不同及西方九品花開遲速不同的解釋。若適用於花開遲速，則應反文句之意爲上品覺速，下品覺遲。換言之，時間問題，在佛菩薩的境界，固是延促自在，等而下之，也是以感覺爲延促，而沒有其實際時間之可言。再舉一個現代的公案：丁仲祐所作學佛捷徑記載沈雪峯豐瑞之女往生，於彌留時自言「已蒙二菩薩引去見佛，業蒙佛授記下品下生，因世諦中有兩次割股療親之孝，改爲下品中生。」雪峯向楊仁山居士函詢，仁老復函寫着：「以理論之，下品生者，見佛聞法無如是之速。然稱性法門，無前無後，一時頓現，雖於百年後之事，亦於頃刻間悉見悉聞，所謂長時作短時，短時作長時，非凡夫意識所能測度也。」答的話尚多，只抄這關於時間的幾句，根據仁老的話，一經往生，即可延促自在，前後的事變換示現，又不僅以感覺決定時間了。

其次是生在西方邊地的時間問題，這事可以舉出兩個公案，第一個公案，是袁中郎往生以後，他的兄弟袁小修寫過一篇紀夢，載入珂雪齋外集，現在台灣印行的淨土十要，附錄於西方合論的後面。大致是說中郎示夢小修，神遊淨土，先到邊地，自稱：「初生此少時，今居淨域矣。」這夢在中郎往生後不久，所說生此少時，確爲不虛。而中郎自說因乘急戒緩，在淨土僅地居，不得與大士升虛空樓閣，那末他不是上品上生，可想而知，若是上品中生，蓮華經宿乃開，在娑婆世界，不止萬年，而他能這樣極迅速地示夢，更可證明延促自在。或者是將後期的事在前期示現，有如仁老所說。第二個公案，是彭二林居士的媳婦陶瓊樓優婆夷，據彭居士法集所載，陶氏往生邊地後，隨寂根大士降乩留詩，二林請其再降，因大士未曾經過邊地，不得重來。大士乩示謂邊地精進者漸登九品，懈怠者壽五百歲，娑婆百年，邊地一日，瓊樓自往生以來頗精進，將來可得上品下生，其時尚須娑婆二千年耳。「陶氏既可得上品下生，可見前文推測袁中郎上品中生，不至太差。娑婆二千年，邊地只是二十日，雖不如中郎當日轉入淨土，時間也不算太久。由乾隆年到現在才二百多年，若由東西

對照來說，陶氏至今日尚未生西，若由直接感覺來說，或者已生西了。

由於以上所舉的經文及公案，極樂一日，娑婆一切邊地一日，娑婆百年，好像只是原則性的比較。若離開了日月四時，並沒有計時器，只有以感覺爲準。凡夫境界，尚有邯鄲一夢，如楊仁山居士之解釋，則下品中生已能作到延促方便，法華經所載諸佛菩薩，更不待言。是則朝生西方，暮現東方，理所當然，也不必論及花開遲早了。但前舉陶氏必隨寂根大士始得東來，或者邊地神通稍遜淨土。這是一個神秘問題，我只是胡猜亂想，希望久修博覽的同道，予以指教。

此外對於前舉公案，還有幾點，值得研究的，根據十六觀經，生在下品，總是有惡業。前舉沈氏，似乎沒有觀經所指的惡業，是否應併多生計算？或修持不深，故生下品。又根據大本彌陀經，生在邊地，是因有疑惑心，而袁中郎示夢則云信解未成，戒寶未全，並自云情染未除，亦似稍有出入。彭二林關於陶氏的敘述也未涉及疑惑。大本謂生於邊地，不見菩薩及聲聞衆，而寂根大士乩示則云每日諸大菩薩說法二會。這些問題，應該怎樣會通呢？還有其他類似的事，龍舒淨土文寫着唐代懷玉大師感銀臺接引，更留三七日，易爲金臺。按觀經上品上生爲金剛臺，中生爲紫金臺，下生爲金蓮華，中品上生爲蓮華臺，中生爲蓮華，下生未言，下品上生爲寶蓮華，中生爲蓮華，下生爲金蓮華。上品下生與下品下生相同，這裏似乎沒有軒輊關係，更無銀臺之說。在懷玉大師那個時代，必有一種經典，寫着金臺品高，銀臺品低，懷公才精勤不懈，志取金臺。當時有兩句詩云：爲報門前老松樹，枝低只爲探金臺。這是當時佛門的一件大事，可是銀臺的來源，我們竟無從查知。以上所舉記述這些公案的袁小修、彭二林、王龍舒，都是佛教公認爲修持成功的人，他們所記述的與經文稍有差異，若是堅持一義，當然只信經文。若是善觀其通，公案似乎可補經文的不備。